

中國與1946年巴黎和平會議

張 力

摘 要

1945年7月，美、英、蘇3國在波茨坦會議中決定設立5國外長會議；同年9月，中、美、英、法、蘇5國外長在倫敦集會，由於英、美兩國與蘇聯意見相左，甚多問題無法達成協議，當時美國國務卿貝爾納斯即有召開和會共商和約的提議，但未被蘇聯接受。到了1945年12月在莫斯科舉行的美、英、蘇3國外長會議，始確定21個同盟國於1946年5月1日以前在巴黎召開和平會議，討論外長會議草擬之和平條約。中國雖為5國外長會議的一員，但因未在對義大利受降條款上簽字，故未參加和約的起草工作。蘇聯以此而反對中國具有祕會召集國的地位，經中國駐法國大使錢泰向蘇聯外長交涉，才獲得同意與美、英、法、蘇等4國，在和會之中輪流擔任主席。因和約起草工作之延宕，和會延至1946年7月29日召開，至10月15日結束，中國外交部長王世杰親自出席。和會除全體委員會外，另分9個委員會分別討論和約草案有關條款。由於僅有對義和約與中國直接有關，因此在和會期間，中國就對義和約草案提出修正案。此時東西方兩個集團已然形成，中國對於議案的態度雖力求公正，但不難發現常與英、美等國的立場一致。

關鍵字：巴黎和平會議、蘇聯、美國、蔣中正、王世杰

China and the 1946 Paris Peace Conference

Li Chang^{*}

Abstract

In July 1945 at the Potsdam Conferenc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Soviet Union agreed to establish a Council of Foreign Ministers for the preparatory work for the post-war peace settlements. The first foreign ministerial conference was accordingly held in London in September 1945 with ministers from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the United Kingdom, France and the Soviet Union. However, the dispute between the US-UK and the Soviet Union made it impossible to reach agreements on many of the issues raised. The US Secretary of State James F. Byrnes had then already proposed a meeting for peace settlements, which was rejected by the Soviet Union. It was not until December of that year that ministers from the US, the UK and the Soviet Union did meet at Moscow and decided that by May 1, 1946 a peace conference be held for the 21 countries of the Allied to discuss treaties of peace being drawn up by the Council of Foreign Ministers.

Although China was one of the five members of the Council of Foreign Ministers, it was not a signatory to the terms of surrender for Italy, and was accordingly not invited for drafting the peace treaties. For this very reason, the Soviet Union refused to accept China as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 countries in the peace conference. But after the Chinese Minister to France Tsien Tai negotiated with the foreign minister of the Soviet Union, it was approved that China, with the US, the UK, France and Soviet Union, could take turns to chair the conference.

Because of delays in the drafting process, the peace conference was not held until July 29th, 1947, and eventually ended on October 15th. Foreign Minister Wang

*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Honorary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Shih-chieh, on behalf of China, attended the conference. In addition to the Plenary Committee, there were nine separate commissions organized to scrutinize the draft terms of peace. The treaty of peace with Italy was the only one which had China's direct involvement, and corrections were duly proposed by Minister Wang regarding the terms of treaty with Italy. It was obvious during the conference to witness the emergence of both the Soviet-led Eastern Bloc and the US-led Western Bloc. China had tried to be neutral in the process of discussion, but it was not difficult to find too that China usually stood on the same line with the US and the UK.

Keywords: Paris Peace Conference, Soviet Union, United States , Chiang Kai-shek, Wang Shih-chieh

中國與1946年巴黎和平會議*

張 力**

壹、前言

1946（民國35）年7月29日至10月15日，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21個聯合國成員在法國巴黎出席和平會議（Paris Peace Conference）。此項會議的召開，是依據1945年12月間莫斯科舉行的美、英、蘇3國外長會議（Council of Foreign Ministers）之決定，最遲於1946年5月1日以前要在巴黎集會討論同盟國與義大利、羅馬尼亞、匈牙利、保加利亞、芬蘭等5國的和平條約草案；屆時參加者包括中、美、英、法、蘇等5個外長會議的國家，以及16個在歐洲作戰的盟國。和會因故延至7月29日始行召開，中國由外交部長王世杰（1891-1981）親率外交部官員及多位駐歐洲國家使節與會。

巴黎和會商討的是歐洲戰場上的有關國家結束戰爭狀態，和平條約簽字之後，才正式進入和平時期。義大利等5個準備簽約的國家之中，僅有義大利是中國的交戰國，因此對義國和約的討論，才涉及中國的權益。關於此一和會的研究，Stephen Kertesz的專書*The Last European Peace Conference*即是以歐洲問題

* 本文為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中國與1946年巴黎和平會議」（計畫編號：NSC 99-2410-H-001-052）之研究成果，初稿曾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術討論會、香港樹仁大學主辦之「中國與世界」國際學術研討會中宣讀，感謝國立東華大學歷史系吳翎君教授的評論，與兩次研討會中多位學者的寶貴意見。兩位匿名審查人的具體修改建議，作者獲益甚大，特為致謝。

收稿日期：2013年1月21日；通過刊登日期：2013年3月12日。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榮譽教授

的討論為主，且此書正文篇幅不多，倒是收錄了30份相關文件。¹ 中文著作方面，薛毅的《王世杰傳》屬人物研究，只有兩頁篇幅介紹王世杰出席巴黎和會經過。² 南京中央日報社駐倫敦特派員徐鍾珮（1917-2006）曾赴巴黎採訪該次和會，她指出1946年的巴黎和會不能和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巴黎和會相比擬，主要是「凡爾賽和約」簽訂之後，真的進入和平時代；而1946年的「巴黎和約」簽訂後，還有對德、對日的問題尚待解決。³ 或許因此之故，此次和會也就未受到學界太多的重視。

對於中國而言，參加此次和會仍有重要的意義。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逐漸成為「五強」之一的中國，意圖在以歐洲國家為重心的和平會議中發揮何種作用？並吸取何種經驗？在參與過程中，其所謂「五強」之一的地位，是否真正受到列強尊重？和會籌備與召開期間，中國已陷於內戰之中，此時國民政府又如何處理內政所衍生的外交問題？本文先述巴黎和會召開前，同樣於巴黎舉行的外長會議，中國力爭參與的情形；其次分析籌備召開巴黎和會期間，國民政府所遭遇的困擾與進行的準備；最後討論中國實際參與和平會議的情形。

貳、爭取參加巴黎外長會議

召開巴黎和會的源起，最早可追溯到1945年7月美、英、蘇3國領袖舉行波茨坦會議（Potsdam Conference）。在該次會議中，美國提議由中、美、英、法、蘇等5個主要戰勝國成立外長會議，得到英國和蘇聯的支持。而戰後與芬蘭、義大利、羅馬尼亞、匈牙利、保加利亞等5國和平條約的起草，是由已經與特定戰敗國簽訂停戰協定的戰勝國來準備。將來舉行的第一次外長會議，就能夠在基本問題上取得共識，完成協議的雛型，並對次要的問題草擬條文。之後召開第二次外長會議時，將對草案進行思考，並對爭議的問題作出決定；條約草案再送請聯

¹ Stephen Kertesz, *The Last European Peace Conference: Paris 1946 – Conflict of Value* (Hamilton ON & Buffalo, NY: Hunyadi M. Mk. Publishing, 1992).

² 薛毅，《王世杰傳》（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153-154。

³ 徐鍾珮，《多少英倫舊事》，第1冊（臺北：文星書店，1964年），頁156。

合國，由安全理事會最後通過。然而1945年9月在倫敦舉行的中、美、英、法、蘇5國外長會議，經過3週的討論後沒有結果。其後1945年12月15-27日在莫斯科舉行的美、英、蘇3國外長會議中，才有了協議。該協議提出由簽訂停戰協定之國家，分別會商草擬與芬蘭、義大利、羅馬尼亞、匈牙利、保加利亞的和約，並於1946年5月1日以前，在法國巴黎舉行由5國外長會議擴大而成的和平會議中訂定。⁴

一、巴黎四國外長會議的召開

最初，負責籌備和平會議的法國，有意將會議開幕日期訂在5月1日，並準備發送請帖。英國和美國均贊同，但是蘇聯認為須等草約完成之後再行召開。⁵ 1946年4月初出現了傳言，法國主張將和會展期，而先在巴黎召開4國外長會議，但法國和美國對此傳言均予否認。美國的法國大使館發表聲明稱，法國並未向美國建議，僅向美國國務卿貝爾納斯（James F. Byrnes, 1879-1972）口頭表示，西班牙問題由外長會議研究，德國問題在和會開幕以前討論。⁶ 然而貝爾納斯隨後在4月6日提議，於4月25日在巴黎舉行美、英、法、蘇4國外長會議，期能打開數個月以來倫敦的4國外長代理人會議之中所討論各項問題中無法突破的僵局，以促成草約之擬定。⁷ 英、法、蘇3國於4月9日均表同意。

巴黎外長會議即將召開，不過中國並未受邀參加。據中國駐英大使館參事代理館務的施肇夔（1891-?）分析，依照波茨坦會議之宣言，外長會議是由美、英、蘇、法、中5國外長組織而成。中國之未獲邀請，應該是該宣言規定草擬和

⁴ Stephen Kertesz, *The Last European Peace Conference: Paris 1946 – Conflict of Value*, pp. 17-19. 1945年2月舉行的雅爾達會議中，美、英、蘇3國領袖同意外長應經常磋商，以處理戰後將要出現的困難問題，但是並未想到這樣的外長集會與和約有關，見James F. Byrnes, *Speaking Frankly* (New York and London: 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 1947), pp. 69-70.

⁵ 「錢泰電外交部（第803號）」（1946年4月1日），「施肇夔電外交部（第597號）」（1946年4月17日），〈巴黎和會〉，《外交部檔案》，國史館藏，入藏登錄號：020000003896A。

⁶ 「錢泰電外交部（第805號）」（1946年4月3日），〈巴黎和會〉，《外交部檔案》，國史館藏，入藏登錄號：020000003896A。

⁷ 「施肇夔電外交部（第581號）」（1946年4月8日），〈巴黎和會〉，《外交部檔案》，國史館藏，入藏登錄號：020000003896A。

約之國，須曾簽字於受降條款。1945年7月間，美、英、法、蘇4國外長代理人在倫敦開會時，英國外長貝文（Ernest Bevin, 1881-1951）來函稱對義大利之草約程序，已經在莫斯科3國會議中決定，並經中、法兩國同意，所以此項草擬工作毋庸再邀中國參加。不過施肇夔仍向外交部請示，中國如不被邀請，是否應該向美、英兩國說明中國之立場和意旨。⁸ 美國國務卿貝爾納斯也向中國駐美大使魏道明（1899-1978）說明，巴黎外長會議是要討論對義大利等5國和約的起草問題，至於其他問題（如德國問題），並不在業經中國政府所同意的莫斯科外長會議之協定範圍內；不過在討論過程中，若有涉及中國利益者，將會邀請中國代表參加，因此請中國指派1名代表，準備聽候通知。外交部遂於4月25日指派駐法大使錢泰（1886-1962）於被邀請時出席；同時指示錢泰，立即向美、英、法、蘇代表詢問，此一會議是否會討論5國和約以外的問題，如果有所討論，錢泰應當聲明中國對該問題必須要有代表出席，如果上述4國同意，就由錢泰代表出席。⁹ 此時外交部也內定了中國出席巴黎和平會議之代表為錢泰，副代表為駐比利時大使金問泗（1892-1968），命其對於和會工作，預為一切準備，彼此聯絡，但暫時不對外通知或發表。¹⁰

二、中國爭取參加之交涉

巴黎的4國外長會議於1946年4月25日午後4時開幕，會議「嚴守機密，不准旁聽」。¹¹ 駐莫斯科的英國代辦告訴中國駐蘇聯大使傅秉常（1896-1965），外長會議約3星期結束，如其結果順利，英國政府擬提議稍事休息後，於6月先召開5國外長會議。英國外長貝文已經向美方提議，堅決主張中國參加，隨後即

⁸ 「施肇夔電外交部（第581號）」（1946年4月8日），〈巴黎和會〉，《外交部檔案》，國史館藏，入藏登錄號：020000003896A。

⁹ 「外交部電錢泰」（1946年4月26日），〈巴黎和會〉，《外交部檔案》，國史館藏，入藏登錄號：020000003896A。

¹⁰ 「外交部電錢泰、金問泗」（1946年4月26日），〈巴黎和會〉，《外交部檔案》，國史館藏，入藏登錄號：020000003896A。

¹¹ 「錢泰電外交部（第859號）」（1946年4月25日），〈巴黎和會〉，《外交部檔案》，國史館藏，入藏登錄號：020000003896A。

召開和會。美國政府則主張不必休息，應隨即召開 5 國外長會議及和會。¹² 然而外交部於 4 月 29 日聞知，4 國外長會議中，德國和奧地利問題將提出討論，於是急電要求錢泰立刻向貝爾納斯詢明實情，並將中國要求參加的立場再予說明。¹³

錢泰在 5 月 2 日會晤了英國外長貝文，告知中國希望參加討論德國問題，理由有三：（一）德國問題不在莫斯科會議所定 5 國和約範圍之內；（二）德國問題關係整個世界和平；（三）德國問題如何解決，可能成為日本之先例。貝文回復稱：4 國外長會議對德國問題，僅是初步交換意見，不擬作任何結論；究竟要討論何項問題，蘇聯的態度如何，他都不太明瞭。貝文認為等交換意見之後，宜由有關各國洽商，再行定奪。他會詳細考慮中國之期望。¹⁴ 同日，錢泰再向法國外交次長史鼎泰（François Charles Pierre Schneiter, 1905-1979）表達相同意見，並面交備忘錄。史鼎泰稱：此事在法國預料之中，但法國需要洽詢其他有關方面，邀請方式亦應考慮，次日再予答覆。¹⁵ 5 月 3 日錢泰拜會貝爾納斯，說明中國之期望，並面交備忘錄。貝爾納斯認為中國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之一，他贊成中國參加，由他在會議中提出。¹⁶ 不過他認為對德問題並不能作為對日問題的先例。¹⁷ 錢泰也拜訪了蘇聯駐法大使鮑格莫洛夫（Alexander Efremovich Bogomolov, 1900-1969），告知 4 國外長會議將討論德國問題，此舉超出了莫斯科外長會議所定的範圍，可能形成對日和約的先例，因此中國希望參加討論。鮑格莫洛夫則說明，現時德國並無政府，故無和約可言；對於德國究竟要討論哪些問題，還未有定論，不過他很瞭解中國之願望。錢泰遂表示希望蘇聯外長莫洛托

¹² 「傳秉常電外交部（第714號）」（1946年4月26日），〈巴黎和會〉，《外交部檔案》，國史館藏，入藏登錄號：020000003896A。

¹³ 「外交部電錢泰」（1946年5月1日），〈巴黎和會〉，《外交部檔案》，國史館藏，入藏登錄號：020000003896A。

¹⁴ 《王世杰日記》，第5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頁314，1945年5月1日；「錢泰電外交部（第78號）」（1946年5月2日），〈巴黎和會〉，《外交部檔案》，國史館藏，入藏登錄號：020000003896A。

¹⁵ 「錢泰電外交部（第81號）」（1946年5月2日），〈巴黎和會〉，《外交部檔案》，國史館藏，入藏登錄號：020000003896A。

¹⁶ 「錢泰電外交部（第884號）」（1946年5月3日），〈巴黎和會〉，《外交部檔案》，國史館藏，入藏登錄號：020000003896A。

¹⁷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6, Volume II, Council of Foreign Ministers* (Washington D. 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6), pp. 223-224.

夫 (Vyacheslav Molotov, 1890-1986) 能親自接見面談，或由鮑格莫洛夫向莫洛托夫請示後，將蘇方答覆告知。¹⁸

此時錢泰頗擔心萬一中國獲邀參加巴黎外長會議，他本人恐怕不具代表資格。他向外交部長王世杰報告，4 國外長所討論的問題均涉及世界大局，每個國家的代表團內，現任大使有 7、8 人之多，但僅是助手地位，他的職權名分難與 4 國外長比肩出席，他希望王世杰親來主持。他又提及於 5 月 2 日和法國外長璧多 (Georges Bidault, 1899-1983) 談話，璧多詢問中國可否以觀察員 (observer) 名義參加，錢泰答曰不妥，璧多表示會再考慮。因此，錢泰也請示王世杰，如果王世杰不能來巴黎，而他本人被邀請以觀察員名義列席，是否可以接受？¹⁹ 王世杰指示：「我決不可同意以 Observer 資格出席」，但未回覆是否會親來巴黎。²⁰

針對 5 月 2 日錢泰送來的備忘錄，法國外交部於 5 月 4 日答覆稱：法國政府願意給予中國種種便利，俟與其他 3 國政府接洽後，依次討論備忘錄所稱各項問題之討論日期，再通知中國大使館。同時說明德國問題雖然列入議事日程，至於何時開始討論，尚無把握。²¹ 王世杰則要錢泰澄清：「中國雖主張凡討論德國等問題，中國必須參加，但我並不期望德國問題提出於四外長會議，此點希注意。」²² 5 月 7 日 4 國外長會議開始討論巴爾幹和約，但遭遇一些困難，便暫時擱置。錢泰認為德國問題有可能會提早討論，但莫洛托夫對中國參加外長會議，態度不明，故而請外交部考慮是否請駐蘇大使傅秉常再向蘇方疏通辦理。²³ 王世

¹⁸ 「巴黎大使館電外交部」(1946年5月16日)，〈巴黎和會〉，《外交部檔案》，國史館藏，入藏登錄號：020000003896A。本件電報係重述第870號電報內容，外交部可能未收到原先之第870號電報，故而要求駐法大使館重發。

¹⁹ 「錢泰電外交部(第885號)」(1946年5月3日)，〈巴黎和會〉，《外交部檔案》，國史館藏，入藏登錄號：020000003896A。

²⁰ 「王世杰電錢泰」(1946年5月10日)，〈巴黎和會〉，《外交部檔案》，國史館藏，入藏登錄號：020000003896A。

²¹ 「錢泰電外交部(第28號)」(1946年5月4日)，〈巴黎和會〉，《外交部檔案》，國史館藏，入藏登錄號：020000003896A。

²² 「王世杰電錢泰」(1946年5月8日)，〈巴黎和會〉，《外交部檔案》，國史館藏，入藏登錄號：020000003896A。

²³ 「錢泰電外交部(第36號)」(1946年5月7日)，〈巴黎和會〉，《外交部檔案》，國史館藏，入藏登錄號：020000003896A。

杰隨即指示錢泰：「倘四外長決定討論德國等問題，而不請我參加，我即不向各方續行要求，惟將杰之通知書立即轉達四外長。」²⁴ 5月9日錢泰會晤法國外長璧多，璧多告知中國參加討論德國問題，法國必定全力支持，他本人也將在會議中提出。²⁵

外長會議之中，莫洛托夫對於其他3國外長提出的合約意見，多予譴責，且立場相當強硬。美國國務卿貝爾納斯頗感悲觀，甚至認為無法就任何爭執的問題取得協議。於是他在5月8日建議外長會議應該拿公開承諾已久的和平會議，來紀念對德勝利日的第一週年，並提出6月15日為和會召開日期。英、法兩國外長均表示同意，但是莫洛托夫還是堅持必須符合莫斯科會議的決定，在對一切基本問題獲得一致協議之前，不能舉行和會。不過貝爾納斯的建議也促成某些協議的加速達成。²⁶

法國在外長會議中，仍堅持要討論德國問題，甚至僅一次討論也聊勝於無。錢泰則擔心德國問題開始討論後，中國方才請求參加討論，匆促之際尚有人提出異議，就會遭到擱置，中國就失去作用。錢泰遂於5月9日晚間擬定正式公函與備忘錄送交外長會議，申明要求參加討論德國等問題。此為正式提案，萬一遭受異議，中方可據以力爭。²⁷ 錢泰也開始就討論德國問題中的實際議題，請示外交部：「我方如參加討論德國問題，關於法方提議魯爾萊茵脫離德國事，我國應取何項態度？」²⁸ 王世杰遂以英文電報指示：「我國原則上以反對主要說德語的人之土地被隔開。我們更不贊成在魯爾建立一個有別於德國政府的政治或經濟的特別政權。」²⁹

²⁴ 「王世杰電錢泰」（1946年5月9日），〈巴黎和會〉，《外交部檔案》，國史館藏，入藏登錄號：020000003896A。

²⁵ 「錢泰電外交部（第18號）」（1946年5月14日），〈巴黎和會〉，《外交部檔案》，國史館藏，入藏登錄號：020000003896A。

²⁶ James F. Byrnes, *Speaking Frankly*, p. 129.

²⁷ 「錢泰電外交部（第06號）」（1946年5月10日），〈巴黎和會〉，《外交部檔案》，國史館藏，入藏登錄號：020000003896A；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6, Volume II, Council of Foreign Ministers, pp. 322-323.

²⁸ 「錢泰電外交部（第910號）」（1946年5月12日），〈巴黎和會〉，《外交部檔案》，國史館藏，入藏登錄號：020000003896A。

²⁹ 「王世杰電錢泰」（1946年5月13日），〈巴黎和會〉，《外交部檔案》，國史館藏，入藏

然而中國能否獲邀參加，此時仍是未定之數。中國知道英、美、法 3 國均無問題，到了 5 月 12 日，駐法大使館已收到法國的說帖，但蘇聯態度甚難捉摸。³⁰ 5 月 13 日，4 國外長會商德國問題之討論程序，擔任主席的法國外長璧多提議邀請中國以 5 外長之一的身分參加，美國國務卿貝爾納斯表示支持，並說此次對德僅係初步商談，可由 4 國外長非正式會商，不必提出正式會議。但是討論並無結果。據美國代表團之杜波倫（Charles E. Bohlen, 1904-1974）面告錢泰，蘇聯主張 4 國外長非正式會談，用意或許在拒絕中國參加；美國在討論程序時，必定會堅持邀請中國參加，倘若結果採非正式會談方式，而蘇聯堅不同意中國時，則美國將發表聲明，嗣後正式會議時必須邀請中國參加，以保留法律依據。萬一蘇方提出中國外長未到時，大使不便參加，則美方將主張大使不便代表外長，事實上自然就沒有外長之全權。此外，法國外長璧多也主張，不論用何種方式討論，均應邀請中國參加。³¹

4 國外長對德國問題非正式會議於 5 月 14 日起開始交換意見，中國並未受邀參加，錢泰分別與蘇聯大使鮑格莫洛夫和法國外交次長商議，要求參加。法國外交次長表示，非正式談話僅係交換意見，不能作為正式會議，中國不參加，尚不影響法律地位。但是錢泰指出，不論正式與否，均應邀請中國參加。美國代表杜波倫在會中提出正式討論德國問題時，應邀請中國參加。但此項提議未獲決議。錢泰面告杜波倫，延會期間外長代理人若在 5 國和約以外，研究德國問題，中國亦應參加。杜波倫則答稱，目前尚未將德國問題交代理人研究。³² 至 5 月 16 日召開休會前的最後一次會議時，蘇聯拒絕討論美國所提 4 國保障德國 25 年裁兵條約，並反對是年 11 月召開對德和約會議；英國提議組織特別委員會研究德國問題，亦未獲通過。因此德國問題就不在外長代理人討論範圍之內。當日會議中，並未提起中國參加問題，錢泰遂將外交部準備之通知書正式遞交外長會議祕書

登錄號：020000003896A。

³⁰ 「錢泰電外交部（第 911 號）」（1946 年 5 月 12 日），〈巴黎和會〉，《外交部檔案》，國史館藏，入藏登錄號：020000003896A。

³¹ 「錢泰電外交部（第 18 號）」（1946 年 5 月 14 日），〈巴黎和會〉，《外交部檔案》，國史館藏，入藏登錄號：020000003896A。

³² 「錢泰電外交部（第 924 號）」（1946 年 5 月 16 日），〈巴黎和會〉，《外交部檔案》，國史館藏，入藏登錄號：020000003896A。

處。³³

休會期間，錢泰持續關切中國參加外長會議的機會。5月20日法國外交部政務次長梅維爾（Maurice Couve de Murville, 1907-1999）面告錢泰，德國問題此次僅討論程序，並未涉及問題本身，6月會議續開時，大概也是限於討論程序。依他的看法，正式討論德國問題時，中國可獲參加續會。³⁴ 不過王世杰隨即指示錢泰：「四外長代理人Deputy會議，我毋庸要求參加。在未接新指示以前，對參加外長會議事，亦希勿再向法方商洽。」³⁵

6月15日4國外長返回巴黎續開會議。先一日錢泰會晤了美國助理國務卿鄧氏（James Dunn, 1890-1979），鄧氏表示德國問題原係法國主張討論最力，現在英、美兩國也均願意討論，但蘇聯態度不明。另據美國大使稱，德國問題將為此一階段討論的中心，其矛盾性遠在義大利等國和約之上。錢泰遂向外交部請示，因德國問題勢將討論，中國應否積極交涉參加？³⁶ 王世杰於21日指示錢泰：「（一）不再要求參加會議；（二）如外長會議於討論德、奧問題時邀我參加，可由兄代表出席，所採態度可參照本部以前關於德、奧問題之指示。」³⁷ 22日錢泰與貝爾納斯晤面，貝爾納斯主動提及中國出席問題，說明莫洛托夫之反對，「且外長會議非以戰時代表資格，而係以外長身分出席，此亦困難之點。渠本人雖願中國參加，但實際環境亦須顧及。」錢泰遵照外交部指示，未作任何要求。³⁸ 中國爭取參加巴黎外長會議的努力，至此告一段落。

³³ 「錢泰電外交部（第927號）」（1946年5月17日），〈巴黎和會〉，《外交部檔案》，國史館藏，入藏登錄號：020000003896A。

³⁴ 「錢泰電外交部（第931號）」（1946年5月20日），〈巴黎和會〉，《外交部檔案》，國史館藏，入藏登錄號：020000003896A。

³⁵ 「王世杰電錢泰」（1946年5月23日），〈巴黎和會〉，《外交部檔案》，國史館藏，入藏登錄號：020000003896A。

³⁶ 「錢泰電外交部（第71號）」（1946年6月15日），〈巴黎和會〉，《外交部檔案》，國史館藏，入藏登錄號：020000003896A。

³⁷ 「王世杰電錢泰」（1946年6月21日），〈巴黎和會〉，《外交部檔案》，國史館藏，入藏登錄號：020000003896A。

³⁸ 「錢泰電外交部（第84號）」（1946年6月22日），〈巴黎和會〉，《外交部檔案》，國史館藏，入藏登錄號：020000003896A。

叁、出席巴黎和會前中國的困擾與準備

前曾述及，貝爾納斯試圖把 6 月 15 日定為和會召開日期，但遭蘇聯反對。其後他又先後提議在 7 月 1 日和 7 月 15 日召開和會，也未成功。莫洛托夫堅持先解決蘇聯賠償問題，才能決定召開和會日期。直到 7 月 4 日，莫洛托夫始同意先決定和會召開日期，但要求隨後就要解決賠償問題。於是 4 國外長立即確定召開日期為 7 月 29 日。³⁹ 中國雖無緣獲邀參加外長會議，不過出席和平會議並無問題。然而中國能否列名為會議召集人，又引起國際間的爭議。而在國內，中共也要求派員加入代表團，出席和平會議，帶給國民政府些許困擾。至於和會將討論 5 國和約草案，由於中國僅對義大利宣戰，但兩國之間並未真正交鋒，中國善意對待義大利，也使義國對中國寄予厚望。

一、中國列名和會召集人問題

決定召開和會日期的同時，美國國務卿貝爾納斯提出中國應該為和會的召集人之一，然而蘇聯外長莫洛托夫表示異議。錢泰一面等候美國代表於次日重提之結果，一面向外交部反應。錢泰指出，和會由 5 國外長出面召集，本係莫斯科外長會議決議之明文規定，蘇聯之異議並無根據。如果 7 月 5 日下午的 4 國外長會議中，蘇聯依舊反對中國為召集人之一，中方是否要有所表示？⁴⁰ 在 5 日的 4 國外長會議中，莫洛托夫果然再度堅決反對，並與英、美兩國外長激烈辯論，法國外長璧多則居中調停，建議使用會議名義邀請各國，不列舉 5 國外長。莫洛托夫另還堅持加入「根據七月四日四國外長會議決議」字樣，暗示中國不在其內。此外，莫洛托夫還提議先議定和會議事日程，不過英、美兩國則認為和會有權自行決定議事日程，不應由 4 強訂定，雙方爭辯並無結果。⁴¹ 7 月 6 日上午，錢泰與

³⁹ James F. Byrnes, *Speaking Frankly*, pp. 130, 134-135.

⁴⁰ 「錢泰電外交部（第 9 號）」（1946 年 7 月 5 日）、「錢泰電外交部（第 11 號）」（1946 年 7 月 5 日），〈巴黎和會〉，《外交部檔案》，國史館藏，入藏登錄號：020000003896A。

⁴¹ 「錢泰電外交部（第 13 號）」（1946 年 7 月 6 日），〈巴黎和會〉，《外交部檔案》，國史館藏，入藏登錄號：020000003896A。

神情疲憊的貝爾納斯見面，貝爾納斯告訴他說，莫洛托夫直言中國與歐洲無關，又未參加討論和約，但貝爾納斯本人認為，無論根據波茨坦會議或莫斯科會議的決議，在法律上均無疑義，英、法兩國外長也都支持中國。貝爾納斯為此與莫洛托夫爭辯達兩小時，「爭執之烈為素所未有，本人憤怒此亦為首次。」錢泰則告訴貝爾納斯，中國如不能成為召集人，必然感到失望。貝爾納斯則說，一般人以和局為重，中國能不能成為召集人，只是顏面問題。此外，蘇聯堅持先決定議程，美國則堅持中國亦為召集人，若是會議破裂，則蘇聯會把責任推給美國。錢泰從貝爾納斯的語氣中判斷，貝氏已盡了力，且不願為了中國問題而負會議破裂之責。⁴² 錢泰感於巴黎外長會議時，蘇聯阻擋中國參加討論德國問題，此次又不願中國為邀請國，顯然故意與中國為難，故而建議外交部應可向蘇聯政府有所表示。⁴³ 而外交部則是在7月6日發表了以下的聲明：

根據中國政府前經接受之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莫斯科協定」，關於聯合國對意大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及芬蘭等五國和約，應由英、美、法、蘇四國外長之代理人起草，而討論該項和約草案之和平會議則應由中、英、美、法、蘇五國組成之外長會議召集，基於此點，未來在巴黎舉行之和會，應由外長會議全體會員國召集，並不僅限於英、美、法、蘇四國，實至明顯。不然，則中國政府將視為違反前述協定。⁴⁴

外交部長王世杰同時電令錢泰向4國外長鄭重聲明，莫洛托夫破壞了國際協定。⁴⁵ 又於7日電囑錢泰密告美國務卿，「如巴黎歐洲和會之召集不照『莫斯科協定』，中國或將被迫拒絕出席，或在聯合國中拒絕接受和會所議定之任何條款。」⁴⁶ 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1887-1975）得知此事，更是認為「俄國不容我為

⁴² 「錢泰電外交部（第15號）」（1946年7月6日），〈巴黎和會〉，《外交部檔案》，國史館藏，入藏登錄號：020000003896A。

⁴³ 「錢泰電外交部（第17號）」（1946年7月7日），〈巴黎和會〉，《外交部檔案》，國史館藏，入藏登錄號：020000003896A。

⁴⁴ 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第6卷（臺北：未註出版地，1978年），頁212-213。

⁴⁵ 《王世杰日記》，第5冊，頁346，1946年7月6日。

⁴⁶ 《王世杰日記》，第5冊，頁347，1946年7月7日。

歐洲和會邀請發柬國，侮辱極矣。」⁴⁷

7月9日，錢泰與莫洛托夫會面，表達中國的立場和期望。莫氏表示，波茨坦會議決定5國和約僅由曾簽停戰協定者參加草擬，中國不在其內，否則即為違背波茨坦會議之決議。錢泰則強調，這只是就起草和約而言，而莫斯科會議明文規定，中國為和會召集人；此一規定在後，與波茨坦會議之決議無涉。莫洛托夫卻說，中國對5國和約並無重要關係，不是和會召集人，並無關係。不過他為了表示中國的地位特殊，準備向外長會議提出，以中、美、英、法、蘇5國為和會主席。錢泰反問，既然可以為主席，當然可以為召集人；中國人民對此事非常重視，如果失望，有可能阻止政府參加和會。莫洛托夫則回稱，中國若有此舉，非特國外不解，中國國內也會不解。錢泰認為，莫洛托夫提議5強為主席，和當日上午貝爾納斯所告知的以4強為和會主席不同，可能是蘇聯有意引中國為抵制美國的工具。⁴⁸雙方仍是各持立場。當日法國外交次長也告訴錢泰，法方承認中國立場正大，且在會議中曾支持中國，但事情演變超出法方能力範圍，因此甚感抱歉。⁴⁹貝爾納斯則希望中國政府能平心靜氣統籌全局，不要倉卒決定。他認為中國若是不參加和會，正是蘇聯所期盼的，那麼以後中國對於歐洲事務就不能過問。且中國若是參加，在和會中如有問題發生，必獲英、美、法支持，可得三分之二多數票，否則英、美方面會少1票，故而貝爾納斯希望中國考慮。⁵⁰

幾經波折，英、美、法3國仍然無法協助中國列為和會邀請國，最後和會請柬仍用法國以外長會議名義，「根據七月四日四國外長會議決議」（with the decision of Four Foreign Ministers Conference of July 4th 1946）字樣，於7月9日發給法國在21國之使領館，由其轉交各國政府。請柬中說明和會主席由中、美、英、法、蘇5國外長輪流擔任，外長會議希望中國可以滿意。中國政府得知此一最後決定，仍然傾向不參加。蔣中正更是密切注意事件的發展。7月10日下午他

⁴⁷ 《蔣中正日記》（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館藏，以下同），1946年7月7日。

⁴⁸ 「錢泰電外交部（第28號）」（1946年7月9日），〈巴黎和會〉，《外交部檔案》，國史館藏，入藏登錄號：020000003896A。

⁴⁹ 「錢泰電外交部（第25號）」（1946年7月9日），〈巴黎和會〉，《外交部檔案》，國史館藏，入藏登錄號：020000003896A。

⁵⁰ 「錢泰電外交部（第35號）」（1946年7月9日），〈巴黎和會〉，《外交部檔案》，國史館藏，入藏登錄號：020000003896A。

與王世杰談話，「巴黎和會請柬以我為被邀國，此乃俄國對我之又一最大侮辱，而美國亦以我為犧牲品也，有識者當默識不忘。」⁵¹ 7月11日上午蔣中正在國民政府接獲王世杰電話，「歐洲和會仍請我國參加主席團云，余對此事視為毫無價值矣。」⁵² 當晚，王世杰復與蔣中正詳商，蔣仍主張不出席，王世杰則希望再鄭重考慮。⁵³ 到了7月13日，蔣中正約各院長、常委及王世杰詳商，因出席者「僉稱俄國雖反對我為邀請國，而仍提我為主席團之一，是其對我未為異也」，蔣中正態度開始轉變，決定中國參加巴黎和會。⁵⁴ 然在其7月底所記的「上月反省錄」中，蔣中正仍有以下表示：

七月六日俄在巴黎四國外長會議提出中國不能為歐洲和會召集國之一，美國雖有爭持，但最後仍徇俄議，竟摒棄我於五國發起國之外，世世子孫應切記此一侮辱，勉為自強。⁵⁵

7月11日法國駐華大使梅理靄（Jacques Meyrier, 1892-?）將請柬送交外交部，次日再請外交部提供中國代表團人數、姓名、職位，以及預定到達巴黎日期。王世杰於7月16日回覆，告知中國政府決定參加巴黎和會，其本人為代表團團長，全體團員共約20人，預定7月27日可抵巴黎。⁵⁶ 次日再電告錢泰，將於7月21日啟程，外交部隨行人員有歐洲司司長吳南如（1898-1975）、駐波蘭代辦葆毅、祕書周書楷（1913-1992）、祕書長郭長祿、專員郁海觀，另請錢泰轉告駐葡萄牙公使張謙（1888-?）預擬和會開幕之日的演講詞。⁵⁷ 外交部還考慮萬一王世杰臨時因要公不克出席會議，特加派郭泰祺（1888-1952）、傅秉常、錢泰為代表。⁵⁸

⁵¹ 《蔣中正日記》，1946年7月10日。

⁵² 《蔣中正日記》，1946年7月11日。

⁵³ 《王世杰日記》，第5冊，頁349-350，1946年7月12日。

⁵⁴ 《王世杰日記》，第5冊，頁350，1946年7月13日；《蔣中正日記》，1946年7月13日。

⁵⁵ 《蔣中正日記》，1946年7月，「上月反省錄」。蔣中正認為蘇聯刁難中國之原因，可能是他未接受蘇聯邀請他赴俄商談中共問題。

⁵⁶ 「王世杰函梅理靄」（1946年7月16日），〈巴黎和會〉，《外交部檔案》，國史館藏，入藏登錄號：020000003896A。

⁵⁷ 「王世杰電錢泰」（1946年7月17日），〈巴黎和會〉，《外交部檔案》，國史館藏，入藏登錄號：020000003896A。

⁵⁸ 「外交部公函行政院祕書處」（1946年7月17日），〈巴黎和平會議〉，《外交部檔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檔號：1632.1/0006。

蘇聯拒絕中國成為巴黎和會邀請國，民間亦憤憤不平。湖南湘潭參議會致電外交部，指出中國雖未曾與德、義作戰，但對日作戰乃是牽制的軸心國，阻止德、日兩國在西伯利亞會師，對於蘇聯和整個戰局都有貢獻。中國國民外交協會東北分會認為蘇聯此舉，「殊引為中華民族莫大侮辱，是可忍孰不可忍。」⁵⁹ 而王世杰在 7 月 18 日再引述 1945 年 12 月 27 日莫斯科外長會議公告第二條規定，當和約起草完成時，由外長會議召集和會，向莫洛托夫提出質疑。莫洛托夫 7 月 30 日的回覆，仍是堅持只有簽字於各敵國投降條件之有關國家，才能組成起草和約之外長會議，以及召集和會。不過此時王世杰已抵達巴黎出席和會了。⁶⁰

二、中共要求加入代表團

巴黎和會召開前，國共內戰正如火如荼地進行，然而中共仍然力圖爭取在國際場合中發聲的機會。7 月 11 日中共代表團向國民政府代表團提出：「由於現在的國民政府只能代表中國一個政黨中的最不受歡迎的一派，中國出席巴黎和會的代表團，應包括一定數目的中共代表。」⁶¹ 7 月 20 日王世杰和邵力子（1881-1967）代表政府復函稱：「各國出席和會代表均以一人為限」，拒絕了中共所請。迨王世杰赴歐後，中共於 7 月 31 日由周恩來（1898-1976）、董必武（1886-1975）聯名致函邵力子，指出出席巴黎和會的各國均組成代表團，中國也是如此，並非只有外長 1 人。中共以這次和會意義重大，因而建議政府派各黨派及無黨派之代表參加，藉此向世界表明中國各黨派的合作。兩人並指責國民黨在國共內戰擴大、世界列強正注視中國內部發展之際，竟壟斷出席和會代表。既然各國代表團人數並無規定，政府或蔣主席應該重行考慮，加派中共代表出席，「以示團結」。⁶² 政府並未立即回覆。

⁵⁹ 「湘潭縣參議會代電外交部」（1946 年 7 月 12 日）、「中國國民外交協會東北分會函外交部」（1946 年 7 月 19 日），〈巴黎和會〉，《外交部檔案》，國史館藏，入藏登錄號：02000003896A。

⁶⁰ 「彼得羅夫致甘乃光照會」（1946 年 7 月 30 日），〈巴黎和會〉，《外交部檔案》，國史館藏，入藏登錄號：020000003896A。

⁶¹ 《解放日報》，延安，1946 年 8 月 16 日，版 1。

⁶² 「周恩來、董必武電邵力子」（1946 年 7 月 31 日），〈聯合國代表大會及巴黎會議〉，《國民政府檔案》，國史館藏，入藏登錄號：001000005263A，頁 0190-0191；《解放日報》，

到了8月5日，周、董兩人又去電催詢，並表示「遷延展緩，必誤會期，事機一失，悔將無期」。⁶³ 邵力子立刻電轉時在巴黎的王世杰，王世杰隨即在當日回復邵力子，說明和會對於參加的各國，確實各只承認1人。而中、美、英、法、蘇等5國外長須輪流擔任主席，故而由外長出席，僅英國外長因患病，而由首相兼代外長資格。此外，各國代表團中雖有副代表、顧問等名義，但都是外交部所轄專門人員，且以駐各國大使、公使為多。英、美兩國代表團除外長，並無政治性人員。且會議中要討論的5國和約草案，已在倫敦、巴黎兩次外長會議中大體決定了。王世杰請邵力子轉告前述說明予周、董兩人，但電文的後半段則告訴邵力子：

國內戰爭如能立即停止，蔣主席能允許，而中共能保證不予出席和會時作內政上之相互攻訐，則弟並不畏難，可同意政府加派董必武。惟此點在未請示蔣主席前不宜表示。⁶⁴

邵力子果然將王世杰復電抄發周恩來和董必武，又將前後數封函電抄送吳鼎昌（1884-1950），請其收存備查。吳鼎昌批示：「交政務局存查」，⁶⁵ 並未重新考慮加派出席會議的代表。

中共對要求遭到政府拒絕，反應強烈，8月17日《解放日報》刊出社論〈國民黨一黨的外交官不能代表中國〉，批評國民黨政府是「素來只知道少數統治集團的壟斷利益，而不顧國家的地位榮譽」。為了中國本身的國家榮譽計，出席各種國際會議和機構的中國代表團，必須有中共和其他民主黨派與無黨派代表參加。⁶⁶ 隸屬中共的《新華日報》和《解放日報》，此後對於中國代表出席巴黎和

延安，1946年8月16日，版1。

⁶³ 「周恩來、董必武電邵力子」（1946年8月5日），〈聯合國代表大會及巴黎會議〉，《國民政府檔案》，國史館藏，入藏登錄號：001000005263A，頁0192。

⁶⁴ 「王世杰電邵力子」（1946年8月5日），〈聯合國代表大會及巴黎會議〉，《國民政府檔案》，國史館藏，入藏登錄號：001000005263A，頁0193-0194；《王世杰日記》；第5冊，頁363，1946年8月3日所記為8月3日「予復邵先生，謂國內戰爭如即停止，我亦不反對加派董必武。」

⁶⁵ 「邵力子函吳鼎昌」（1946年8月9日），〈聯合國代表大會及巴黎會議〉，《國民政府檔案》，國史館藏，入藏登錄號：001000005263A，頁1089。

⁶⁶ 《解放日報》，延安，1946年8月17日，版1。

會的表現，幾乎都是冷嘲熱諷地報導和措詞嚴厲的評論。

三、義大利之請託

中國尚未確定參加之前，錢泰已在 7 月 11 日獲英國外長貝文告知，和會初步分為 10 個小組，其中軍事、法律、起草等 3 個小組，出席國均可參加；經濟類 2 個小組，中國亦可參加；不過政治類的 5 個小組，中國曾對義大利宣戰，故而可以參加義大利小組。錢泰詢問貝文，為何政治類的 5 個小組，法國均可參加？貝文答稱此係波茨坦會議之決議，不過在和會開議後，中國或可設法再爭取。⁶⁷

由於中國曾在 1945 年 9 月召開的倫敦外長會議中，對義大利持友善態度，義大利甚為感激。義大利得知中國決定參加和會後，其外交部祕書長於 7 月 18 日與錢泰會晤，告知此次巴黎外長會議對義大利之決議極不公允，請中國於和會之中主持公論，代為呼籲，並遞交一份備忘錄，要點如下：

- （一）對義南邊界，希望不將 Istria 半島之西部南部，劃歸南斯拉夫；
- （二）對法義邊界，希望不將 Briga Tenda Mont Genisio 劃歸法國；
- （三）不願賠款，至少應由義大利決定償付方法；
- （四）義大利不聲明放棄對殖民地之主權，並應參加管理殖民地；修改關於義海軍之決定，由義大利自行減縮並與各國逕自各別談判。

對此要求，外交部指示由歐洲司辦理。⁶⁸ 王世杰則於 7 月 19 日午後接見義大利新任駐華大使芬諾提（Sergio Fenoaltea, 1908-1995），芬諾提也強調 4 國外長會議之結果對義大利太苛，將會重蹈 1919 年「對德和約」之覆轍，使義大利之自由主義者在國內無法抬頭。芬諾提並請求將取消義國在華特權問題，在和約以外解決。王世杰答應考慮。⁶⁹ 和會召開前夕所分發的最後和約草案中，義大利聲明放棄其在天津義租界、上海公共租界及廈門等地的權利，以及其在「辛丑條約」中

⁶⁷ 「錢泰電外交部（第 34 號）」（1946 年 7 月 11 日），〈巴黎和會〉，《外交部檔案》，國史館藏，入藏登錄號：020000003896A。

⁶⁸ 「于焄吉電外交部（第 009 號）」（1946 年 7 月 18 日），〈巴黎和平會議〉，《外交部檔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檔號：1632.1/0006。

⁶⁹ 《王世杰日記》，第 5 冊，頁 352，1946 年 7 月 19 日。

亦規定的所有利益和特權。⁷⁰ 此舉應有利於中國對義大利的同情。

肆、中國代表的與會情形

出席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團由外交部長王世杰率領，於1946年7月21日上午由南京搭乘專機，經加爾各答、喀拉蚩、埃及，轉赴巴黎。同行者有吳南如、葆毅、周書楷、郭長祿等人。⁷¹ 行前王世杰發表簡短談話，略謂「歐洲各國領土之爭執，應以民族主義為解決之最高原則。聯合國對於戰敗國之和約，不可含有苛刻或危險性之條款，否則戰敗國內之反動勢力將隨和約之訂立而復活，其民主自由勢力將無法抬頭。」⁷² 此一談話反映了義大利駐華大使芬諾提的想法。7月27日，一行人抵達巴黎，由於和會的分組會議甚多，約文亦頗繁瑣，王世杰乃就近邀約中國駐歐洲國家的使節及專門人員若干人加入代表團，提供會議的協助。⁷³ 全部成員超過40人（參見表1），其中駐歐使節包括了駐蘇聯大使傅秉常、駐法國大使錢泰、駐比利時大使金問泗、駐葡萄牙大使張謙、駐瑞士公使梁龍、駐義大利代辦薛光前（1910-1978），出席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之中國代表郭泰祺也自紐約經倫敦飛抵巴黎，加入代表團。

表1、出席巴黎和會中國代表團名單

職務	姓 名
代 表	王世杰、郭泰祺、傅秉常、錢 泰
副代表	金問泗、于煥吉、張 謙、梁 龍、謝壽康
顧 問	吳南如、薛光前、黃正銘、袁同禮

⁷⁰ 《大公報》，天津，1946年7月27日，版3。該文件英文版本為“Articles 18, 19 and 20,”收於*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6, Paris Peace Conference, Volume IV, Documents* (Washington D. 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6), pp. 691-692.

⁷¹ 《大公報》，天津，1946年7月22日，版3。

⁷² 《王世杰日記》，第5冊，頁354-355，1946年7月21日。

⁷³ 「王世杰電外交部」（1946年7月28日），〈巴黎和會〉，《外交部檔案》，國史館藏，入藏登錄號：020000003896A。

專門委員	葆毅、孟鞠如、汪孝熙、陳岱礎、利孝和、林咸讓、謝東發、錢存典、周書楷、郭長祿、趙俊欣、江錫慶、朱寶賢
秘書長	張謙
秘書	楊憲曾、陳忠鈞、龔駿、王思澄、郁海觀、唐祖培、胡濟邦、錢能欣
助理秘書	吳權、王湧源、郭清正、胡令德、張忠淦、龔秉成、萬聲洪、趙天樂
新聞處	吳南如、林咸讓、周書楷
軍事秘書	陳朝原

資料來源：「巴黎和會總報告」，附件二、三，〈巴黎和會總報告〉，《外交部檔案》，國史館藏，入藏登錄號：020000003897A。

王世杰抵達巴黎的第二天，即與美國國務卿貝爾納斯晤談，兩人除討論國共問題外，貝爾納斯對王世杰能夠出席和會，甚表安慰，並再次說明蘇聯正希望中國拒絕參加。⁷⁴ 7月29日王世杰在招待中國記者時，也特別說明「中國對於此次和會極為重視，因該會為試驗戰後國際關係能否趨向合作之里程碑。」⁷⁵ 顯示中國參加和會，仍是鄭重其事。

一、和會一般情況

7月29日下午4時，和會於羅森堡宮（Luxembourg Palace）正式舉行。與會的21國為：中國、美國、英國、法國、蘇聯、澳大利亞、比利時、巴西、白俄羅斯、加拿大、捷克、阿比西尼亞、希臘、印度、荷蘭、紐西蘭、波蘭、烏克蘭、南非聯邦、南斯拉夫、挪威。30日下午的第二次大會中，王世杰在美國國務卿貝爾納斯、英國首相艾德禮（Clement Atlee, 1883-1967）之後發表演講，其重點在於：「戰勝國必須恪遵彼等在戰爭期間所之諾言，及其揭櫫之原則；戰勝國不應向戰敗國提出致令戰敗國內部之反動勢力得捲土重來，而使民主力量失去新生或發展機會之條件。」根據這兩個原則，中國代表團對各國和約，主張：

⁷⁴ 《王世杰日記》，第5冊，頁358，1946年7月28日。

⁷⁵ 《大公報》，天津，1946年7月30日，版3。

- (一) 對軍事條款，不妨盡量從嚴，俾根除戰敗國之軍國主義；
- (二) 對領土及政治條款，則尊重人種原則，及加強聯合國組織力量；
- (三) 對經濟條款，應顧全戰敗國之實際經濟能力，不使瀕於破產，影響整個世界繁榮。⁷⁶

其後在9月2日王世杰對中外記者發表書面談話時，更呼籲列強領袖製造互相信任與合作的良好氣氛，否則對德、對日和議會有相當的困難。⁷⁷

前後3個半月的和會議程，共召開大會48次。第一階段為各項委員會尚未設立，或初設立開始工作時的大會，包括（一）各國首席代表之開幕演說，（二）資格審查委員會之設立，（三）通過「和會組織及程序」，（四）設立主席團祕書處及各種委員會，（五）義、羅、保、匈、芬5前敵國來會陳述意見，（六）邀請其他有關國家來會陳述意見，（七）希臘與阿爾巴尼亞疆界調整問題。第二階段的大會集中在和會結束前召開，包括（一）通過大會末期會議議事規則，（二）義、羅、保、匈、芬5國和約之通過，（三）閉幕。⁷⁸ 依照和會組織及程序，和會設10個委員會，分別為：（一）全體委員會（General Commission）、（二）義大利政治領土委員會（Political and Territorial Commission for Italy）、（三）義大利經濟委員會（Economic Commission for Italy）、（四）羅馬尼亞政治領土委員會（Political and Territorial Commission for Romania）、（五）保加利亞政治領土委員會（Political and Territorial Commission for Bulgaria）、（六）匈牙利政治領土委員會（Political and Territorial Commission for Hungary）、

⁷⁶ 「代表團電外交部」（1946年8月7日），〈巴黎和會〉，《外交部檔案》，國史館藏，入藏登錄號：020000003896A。王世杰於日記中摘錄之內容要點為：「（一）聯合國須履行其戰時一切諾言與其公開宣告之原則；（二）和約條款不可太苛，以免戰敗國反動勢力復活，民主勢力不能抬頭。對於五國（義、保、匈、羅、芬）和約草案，予謂軍事條款大致尚善，政治、經濟及領土條款應儘可能範圍修正。而義大利殖民地問題，尤應由大會議定基本處理原則。予並力稱義殖民地之一部分必須令其獨立，或交聯合國託治之下，于規定期限內完成其獨立之準備。」見《王世杰日記》，第5冊，頁360，1946年7月30日。演講全文刊於《中央日報》，南京，1946年8月1日，版3。

⁷⁷ 「中國代表團團長王外長世杰宣言」，〈中國代表團王世杰外長參加巴黎和會時的宣言及講詞〉，《外交部檔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檔號：314.1/0001。

⁷⁸ 「巴黎和會總報告」，第3章，頁1，〈巴黎和會總報告〉，《外交部檔案》，國史館藏，入藏登錄號：020000003897A。

（七）芬蘭政治領土委員會（Political and Territorial Commission for Finland）、（八）巴爾幹及芬蘭經濟委員會（Economic Commission for the Balkans and Finland）、（九）軍事委員會（Military Commission）、（十）法律起草委員會（Drafting Commission）。軍事與法律起草兩委員會由全體國家參加，中國因曾對義大利宣戰，故而又參加與義大利有關之委員會。其他委員會，中國僅派員列席旁聽。參加各委員會人員參見表 2。

表 2、中國代表團出席與列席和會各委員會名單

委員會	出席	姓 名
全體委員會	出席	王世杰、郭泰祺、傅秉常、錢 泰、吳南如、黃正銘、蔭 毅、利孝和
義大利政治領土委員會	出席	郭泰祺、錢 泰、于煥吉、張 謙、吳南如、薛光前、黃正銘、利孝和、錢存典、江錫慶
義大利經濟委員會	出席	傅秉常、金問泗、于煥吉、謝壽康、吳南如、薛光前、孟鞠如、趙俊欣
軍事委員會	出席	傅秉常、梁 龍、吳南如、陳岱礎、趙俊欣、陳朝原
法律起草委員會	出席	錢 泰、金問泗、謝壽康、黃正銘、孟鞠如、汪孝熙、謝東發
羅馬尼亞政治領土委員會	列席	龔 俊、胡令德
匈牙利政治領土委員會	列席	江錫慶、唐祖培
保加利亞政治領土委員會	列席	趙俊欣、胡濟邦
芬蘭政治領土委員會	列席	蔭 毅、龔 俊、張忠淦
羅匈保芬經濟委員會	列席	錢能欣、胡濟邦

資料來源：「巴黎和會總報告」，附件二、三，〈巴黎和會總報告〉，入藏登錄號：0200000 03897A。

根據規定，各個委員會自行選舉其主席、副主席及報告員，外長會議會員國不得當選為委員會主席，已當選為一委員會主席之國家，不得當選為另一委員會主席。王世杰在和會期間，與其他國家外長輪流擔任大會主席，但宣示各委員會

之主席和副主席，中國均不願擔任。⁷⁹ 不過傅秉常仍被選為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且在該委員會的第12-15次會議代理主席。⁸⁰ 至於中國代表在會議中行使投票權的態度，一位代表團的發言人曾向採訪的記者表示，中國將視議案作出本身的決定，中國要在東方和西方之間，扮演仲裁者的角色；由於中國終究要和日本簽訂和約，歐洲認可的不公義決定，將會對中、日談判造成不利影響。此時中國和挪威被視為在和會中議案票數接近時，能發揮決定性作用的兩個國家。⁸¹

二、中國與對義和約草案的修正

中國代表曾在一些委員會中發表意見，但是其中與中國最有關聯者，應屬義大利之政治領土委員會和經濟委員會相關議案。

在義大利政治領土委員會於8月19日召開的會議中，由中國代表比利時、巴西、加拿大、荷蘭及中國本身，針對對義和約〈約首〉第三節，提出共同修正案。修正後之文字為：

鑒於由於盟軍勝利之結果，及得義大利民主勢力之相助，義法西斯政權於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五日傾覆。義大利於無條件投降後，接受於同年九月三日及九月二十九日簽字之停戰協定各項條款。

出席會議的中國代表郭泰祺說明案由時，特別指出5國代表團對第三節均提出修正案，旨在「承認義大利人民民主勢力，對法西斯政權鬥爭，及促成其傾覆之貢獻」，各國代表「認為此次和約，應力求公正，對前敵國之民主勢力，應儘量予以機會，及鼓勵其生長與發展，俾防制反動勢力之死灰復燃。」此一修正案獲得一致通過。澳大利亞和美國代表且即席表示，認為修正案能得一致通過，實為創舉，對中國成功深致慶賀。⁸²

⁷⁹ 《王世杰日記》，第5冊，頁372-373。王世杰於8月15至17日及8月30日至9月1日輪流擔任大會主席。

⁸⁰ 「巴黎和會總報告」，第7章，頁1，〈巴黎和會總報告〉，《外交部檔案》，國史館藏，入藏登錄號：020000003897A。

⁸¹ *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6, 1946, p. 5.

⁸² 「代表團電外交部」（1946年8月7日），〈巴黎和會〉，《外交部檔案》，國史館藏，入

至於在 9 月 11 日舉行的義大利經濟委員會中，中國則是繼美、加、澳、印度、南非聯邦等國，聲明放棄對義賠償之要求。與會中國代表于煥吉（1900-1968）特別強調：

中國對義不擬提出任何賠償，中國人民所受一切損失，將由中、義自行解決。吾人對義賠償能力應加注意，不應在條約中規定將來不能履行之條件，並應念及義國最後係與吾人共同作戰者。如賠償數目要求過大，不但義國不能履行其義務，而戰敗國經濟之混亂，必助長國內反動分子之活動，影響世界經濟之平穩。是以中國代表團深望各國對義賠償之要求，從寬計議，俾義國得以繼續其經濟之生存。⁸³

這就是王世杰所說的：「中國政策為『反報復主義』之政策。」⁸⁴ 關於義大利殖民地條款，和約草案第 17 條規定：「義大利應放棄其非洲殖民地，於最後辦法未決定前，各處殖民地仍位於現行之管理下；至最後辦法，將由蘇、美、英、法 4 國政府於和約生效後 1 年內，根據該 4 國政府共同宣言之原則決定之。」對此，中國代表團所提之修正案為：

- （一）義大利和約內應規定即予利比亞以獨立；或
- （二）義大利和約內應規定利比亞歸聯合國託管，而該託管協定內應包括確切諾言於特定而短速之託管期限屆滿後予以獨立。⁸⁵

其實共有 7 國提出修正案，因為原先 4 個起草國（美、英、法、蘇）堅持原案，均紛紛自動撤回提案。中國與 4 起草國接洽時，均稱礙難贊成，其他國家亦表示原則上同情，但投票時會贊成維持草約原案。中國代表團默察情勢，表決可能出

藏登錄號：020000003896A；「巴黎和會總報告」，第 5 章，頁 8，〈巴黎和會總報告〉，《外交部檔案》，國史館藏，入藏登錄號：020000003897A。

⁸³ 「代表團電外交部」（1946 年 9 月 13 日），〈巴黎和會〉，《外交部檔案》，國史館藏，入藏登錄號：020000003896A。

⁸⁴ 《王世杰日記》，第 5 冊，頁 400，1946 年 7 月 6 日。

⁸⁵ 「巴黎和會總報告」，第 5 章，頁 46-47，〈巴黎和會總報告〉，《外交部檔案》，國史館藏，入藏登錄號：020000003897A。該文件英文版本為“Amendment Proposed by the Delegation of China, Peace Treaty with Italy,”收於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6, Paris Peace Conference, Volume IV, Documents*, pp. 689-691.

現19對1的結果，「是不獨於我國地位不利，即提案所包含之原則，亦將受不良影響。」⁸⁶ 代表團人員慎重考慮後，認為與其聽其否決，不如暫不表決。因此9月24日討論中國提案時，中國代表郭泰祺先說明提案原因和內容，在美國和印度代表發言後，郭泰祺表示中國雖可不堅持表決，但有一宣言請求載入會議紀錄。宣言大意为：

中國代表團之所以有此提議，蓋甚望此類有關地方之幸福與願望能被注意與考慮，並望「聯合國憲章」有關尚未自主之地方及託管制度之原則得以實現。中國代表團認為其提案合乎「聯合國憲章」之目的與原則，同時亦認為四國宣言草案並不排除中國代表團所提之辦法，故甚望四國於決定最後辦法時，對於給予利比亞立即獨立或成立確切而短期之託管之可能予以考慮。⁸⁷

由於中國代表無法扭轉4個起草國的強硬態勢，以發表聲明載入紀錄方式，尋求將來重新提案的機會。但是郭泰祺對會場情況頗多感觸，認為「可謂conspiracy of silence，即欲辯論，亦無對象，審度情勢，如付表決，勢將暴露我國情形，大國不理，小國亦不理，對內對外均屬不利。」⁸⁸

巴黎和會於10月15日結束，王世杰則於9月10日先行返國，其餘代表續留巴黎出席和會。駐義大使于煊吉於10月5日晉謁義大利國務總理兼外長加斯巴萊（Alcide de Gasperi, 1881-1954），該總理對王世杰及中國代表團在巴黎和會迭次發言，對義大利主持正義公理，極為感謝。關於戰時義大利華僑的損失，則飭所屬主管人員與于煊吉從速接洽。⁸⁹

⁸⁶ 「代表團電外交部」（1946年9月24日），〈巴黎和會〉，《外交部檔案》，國史館藏，入藏登錄號：020000003896A。

⁸⁷ 「巴黎和會總報告」，第五章，頁47-48，〈巴黎和會總報告〉，《外交部檔案》，國史館藏，入藏登錄號：020000003897A。

⁸⁸ 「郭泰祺電外交部」（1946年9月25日），〈巴黎和會〉，《外交部檔案》，國史館藏，入藏登錄號：020000003896A。

⁸⁹ 「于煊吉電外交部」（1946年10月5日），〈巴黎和平會議〉，《外交部檔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檔號：1632.1/0006。

伍、結論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參戰國家在巴黎召開和平會議，是時王世杰剛獲得巴黎大學博士學位。由於和約內容損及中國主權，引起國內極大的反對聲浪，王世杰被旅歐同學會選為代表，往見中國出席和會代表，陳述不可簽約之主張。27年之後，王世杰率團出席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巴黎和會。和1919年的巴黎和會相比，王世杰認為1946年巴黎和會的大特色，「為一切會議——大會及審查會——之完全公開，因此會議之中絕少所謂秘密的交換或壓迫。」⁹⁰ 不過參加此次和會，中國仍是歷經波折。

而1年多以前在美國舊金山召開的聯合國制憲會議，中國為邀請國，且成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5個常任理事國之一，當時因對日抗戰接近尾聲，國民政府尚未受到中共公開挑戰，在國際社會之中聲望逐漸提高。中共要求代表團中應有中共代表，蔣中正受到美國總統羅斯福的壓力，同意讓董必武加入代表團。⁹¹ 而巴黎和會討論的議題確實與中國關係較少，但仍是一項規模盛大的國際會議，中國希望取得與美、英、法、蘇等國同等的角色，無奈由於蘇聯的反對，中國未獲同意參加決定和約草案的巴黎外長會議；其後再受阻撓，不能列為巴黎和會的邀請國。至於中共再度要求派遣人員參與代表團，則因國、共已開始全面衝突，國民政府遂不再接納此議。

顯然中國是抱著忍辱負重的心情，決定出席和會，畢竟美、英、法等國也不希望看到中國的缺席。王世杰對於一切和約的內容，主張「軍事條款須嚴，政治及經濟條款宜寬」，⁹² 這是他的理念。他亦希望抱定力求公正的政策，來扭轉外界認為中國屬於西方集團的印象。但在和會召開時，國際社會中的東、西兩個集團已然形成，致使中國代表團也發現本身之態度，「有時不免易與英、美大同小

⁹⁰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初稿）——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一九四六）七至十二月份——》（臺北：國史館，1990年），頁586。

⁹¹ 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 第三編 戰時外交（三）》（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1年），頁906；《蔣中正日記》，1945年3月24日後頁之「上星期反省錄」；《王世杰日記》，第5冊，頁52-53，1945年3月23、26日。

⁹² 《王世杰日記》，第5冊，頁394（1946年9月18日）。

異」，這是因為「英、美在和會中大體主持公道，且其鞏固聯合國組織之主張，與中國立場相同。」⁹³ 然而從和會召開前中國遭遇的挫折看來，中國往往與英、美站在同一陣線，並非無跡可循。

和會期間，中國代表團人員並不活躍，不像其他國家的代表經常舉辦記者招待會，發表對於和會問題的見解，《大公報》記者黎秀石（1914-2007）認為是因為代表團人員避免回答記者可能提出的國內情勢問題。⁹⁴ 內部的動盪不安確實影響到外交人員的表現，無怪乎王世杰期望「在對日和會召集時，中國國內之和平統一已完成，增加吾人在國際會議席上之權威」。⁹⁵ 身為「五強」之一的中國，此時在世界舞臺上伸展的程度依然有限。

⁹³ 「巴黎和會總報告」，第10章，頁1，〈巴黎和會總報告〉，《外交部檔案》，國史館藏，入藏登錄號：020000003897A。

⁹⁴ 《大公報》，天津，1946年9月2日，版3。

⁹⁵ 《王世杰日記》，第5冊，頁392，1946年9月14日。

徵引書目

中文部分

一、檔案

《外交部檔案》(臺北，國史館藏)

〈巴黎和會〉。

〈巴黎和會總報告〉。

《外交部檔案》(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

〈中國代表團王世杰外長參加巴黎和會時的宣言及講詞〉。

〈巴黎和平會議〉。

《國民政府檔案》(臺北，國史館藏)

〈聯合國代表大會及巴黎會議〉。

二、史料彙編

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 第三編 戰時外交（三）》。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1年。

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六。臺北：未註出版地，1978年。

國史館編，《中華民國史事紀要（初稿）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一九四六）七至十二月份》。臺北：國史館，1990年。

三、文集、日記、回憶錄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王世杰日記》，第五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

蔣中正，《蔣中正日記》。美國史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館藏。

徐鍾珮，《多少英倫舊事》。臺北：文星書店，1964年。

四、報紙

《大公報》，天津，1946年。
《中央日報》，南京，1946年
《解放日報》，延安，1946年。

五、專書

薛毅，《王世杰傳》。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0年。

英文部分

一、史料彙編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6, Paris Peace Conference, Volume IV, Documents. Washington D. 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6.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6, Volume II, Council of Foreign Ministers. Washington D. 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6.
Kertesz, Stephen. *The Last European Peace Conference: Paris 1946 – Conflict of Value.* Hamilton ON & Buffalo. NY: Hunyadi M. Mk. Publishing, 1992.

二、文集、日記、回憶錄

Byrnes, James F. *Speaking Frankly.* New York and London: 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 1947.

三、報紙

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6, 1946.

